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

第四回 賞對聯 賁侯嘉甥女 聽曲文琴默諍表弟

話說翌晨賁侯五更即起，穿了禮服，係了朝帶，領璞玉走出忠信堂前時，只見家臣僕役會集如雲，黠氈鋪設滿地，燈光如同白晝。賁侯向前焚了滿門之香，拜畢天帝諸神，又到西邊的一張幾前，遙望帝城，誠惶誠恐的行了三拜九叩禮。當時老太太因外邊飛火厲害，從裡頭傳命出來，將璞玉叫進去了。賁侯又去拜了家廟，到祠堂行禮時，天已向曙。稍息片刻，日將出時，老太太便出至介壽堂正間坐了。賁侯、金夫人帶著子女們敬了酒，拜了新年。次後，賁夫人與賁侯行了兄妹之禮。德清、熙清、聖如、璞玉等拜了賁侯、金夫人、賁夫人。又有垂花門的管家媳婦們帶著內宅媳婦丫頭們，滿滿跪了介壽堂一院。叩頭畢，老太太幾次催賁侯去，賁侯陪笑連聲應著：「是，是。」

又說了好些使老太太歡喜的吉利話兒，又命取過茶來，親手恭恭敬敬的獻了一碗茶，這才退了出來。至逸安堂吃過早飯，便往外邊家臣們請出受禮，遂又出至忠信堂坐下，受了家下奴僕們拜賀。待賁侯進內，家人們又互相行年札，內外喧騰熱鬧，莫可言喻。這正是：

爆竹一聲辭舊歲，對聯雙貼萬戶新，
滿院春光自明媚，人各歡慶喜欣欣。

亭午，老太太方歇息更衣，本家年輕妯娌和子姪、媳婦們及拜新年來的夫人堂客，都一概不見，只同著幾個有臉面的婆子和賁夫人閒話，或看著聖如、璞玉等姊妹們趕圍棋、玩骨牌散心。惟金夫人成日家忙著，接見客人，請人迎邀，回拜答禮，一連幾日鬧得馬仰人翻，實是無暇。而賁侯則見其應見之人，去其可去之家，餘則推璞玉前去或命幹練管家代行。

一日賁侯出至外書房，理了一理家務，信步走進潤翰書屋時，卻靜悄悄的，文友清客全沒了，想必是都已應邀吃年茶去了，遂返回內院，約了金夫人，從里門進海棠院望賁夫人來了。當下賁夫人已往介壽堂，不在家，聖如忙帶著丫頭們迎了出來。賁侯見門上有付七言對聯，寫道：

岩生香桂固秀鮮，雲翔麗鶴且自如。

寫的字體清秀，不似外頭的筆跡，知是聖如自書，心中暗暗贊許。遂入聖如住的西屋裡坐下。聖如才跪著請了舅父舅母的安。

金夫人忙拉起手來，失驚道：「哎喲！看這手涼的，必是剛才出去凍著了。」聖如道：「適才開始做針線活兒的時候涼了些，沒凍著。」賁侯道：「此時雖已初春，時氣尚冷，況且這屋裡火正旺，守著火，忽然著涼，極易受害。」說著話兒，金夫人看聖如妝束打扮：珠璣盈頭，玲瓏耀目，頂上掛著貂鼠領子，身穿鸚哥綠洋緞大紅繡花皮衣，上罩百蝶穿花寶藍線縐齊肩朝褂，腋下帶著兩塊通心白玉塊，越發容光煥彩，不啻仙女。聖如見金夫人久久的端詳他，倒覺不好意思起來，笑道：「舅母只管瞅我怎麼？」金夫人亦笑道：「我也說不上怎麼，只是覺著實在愛你。」說得下面的丫頭們都笑起來了。

聖如的丫頭梨香捧上茶來。賁侯起身背著手看牆上掛的字畫和桌上擺的器皿。原來賁侯年過半百，早已慶煩世間繁嘩，如今躲著眾人宴請，也不願在內室共姬妾飲酒作樂，只尋清閒幽靜去處散心解悶，故此處正合其意，只管踱來踱去，賞視那窗前幾上擺的筆硯的潔淨，瀏覽玻璃櫥子那邊上下懸掛的花燈。正在依戀不捨時，賁夫人已回來，遂請兄嫂到東屋裡坐下。

賁侯笑道：「我今日略得閒空，所以望妹妹來了。適才看了外甥女兒整治的房屋，擺設得齊整、精巧，倒解了好些煩悶。」賁夫人笑道：「小孩兒家胡亂擺的，那裡有甚麼頭緒。」接著又道：「我才到介壽堂請早安，老太太卻聚了幾個婆子要看牌，遂叫我也入了會。剛剛入坐，元宵去說老爺、太太來這裡了，我便把牌給了妙鸞姑娘來的。」又閒話了一會子，賁侯先出去了。賁夫人問道：「聽說嫂子的嫂子正月裡要來看嫂子，甚麼時候來呢？」金夫人道：「年底來的人說，十五以前來到。我昨兒看皇曆，初八到十三竟無可出行的好日子，初七也未必就能出來，倘若初六起身，料著十幾兒也就來到了。」又閒話了一會子，金夫人方告辭出來。

原來金夫人的娘家乃是建昌名門，其曾祖父時功輔輔國公，如今傳至金夫人的弟兄已是五代。原該只襲三代，因皇恩浩蕩，格外施仁，傳至其父又襲了兩代。乃兄金日高早已辭世，妻鄂氏無子，只生得一女，名喚爐梅，十二歲了。弟金月升，雖不曾襲世職，因是功臣之後，得在乾清門上供職。妻顧氏亦生一女，名喚琴默，比爐梅年長一歲，倒都是聰明絕倫的。而今其孀嫂鄂氏真個帶了兩個女孩兒，正月初六日已起程來了。路上走了三四日。一日將至賁府，早有騎馬的迎上來，護著車轎，徑進大門。至儀門前停車，便有娘兒們自內迎出來了。琴默在家時，常聽母親說賁府與別家不同，故今日惟恐落人褒貶，步步留心。但見五間大廳廊簷下，懸著一幅九龍鑲邊鏤花匾額，上書「忠信堂」三個金字。兩側對聯寫道：

勛業因孝信鐘鼓一家，黽勉以義勇書畫千年。

帶路的媳婦不入大廳，往西走進便門，從潤翰書屋後面到逸安堂垂花門來時，早有金、賁二夫人引著德清、熙清、聖如、璞玉等立候，見他們來了，忙迎上來大家相見，入逸安堂坐下。骨肉親眷，久別相逢，那歡喜親熱之情自不消說。

次日，進見了老太太，取出饋贈方儀，一件件的分送了，又設筵洗塵。因金夫人家每來人總要住幾個月，遂命德清、熙清姊妹二人住在逸安堂後面的憑花閣中。祠堂後面的海棠院內，因住著賁夫人母女，遂收拾介壽堂後面的翠雲樓，讓鄂氏等住下。

蓋此三處，皆有內門可相往來。璞玉自這兩個姐姐來後，象是前生相識似的，覺得意氣相投，言語相合，同爐梅嬉笑玩耍，倒比聖如慣熟多了。又因他住在老太太屋裡，離琴默、爐梅的住處最近，西去則是德清等的屋子，東往則是聖如的住處，來往極為方便，所以整日和姊妹們廝混。

一日，璞玉走入爐梅屋裡來，只見外屋炕上幾個小丫頭趕圍棋，璞玉停步問姑娘那裡去了，跟爐梅的丫頭畫眉忙起來向內間努了努咀。璞玉掀起紅綢門簾子進來，只覺蘭麝流馥，滿屋通亮，對門掛著一軸《桃李爭豔》圖，兩邊對聯是：

繡簾不掛香味久，古硯微凹殘墨多。

長幾上放著梳妝寶鏡，順著炕沿掛了一幅煙霞帳。爐梅一個人坐在窗前，在一張花箋上寫字，見璞玉進來忙擲筆站了起來。

璞玉笑道：「好啊！姐姐原來作詩呢，好姐姐，給我瞧瞧呢。」爐梅笑道：「那裡是甚麼詩，不過是亂畫著玩罷了。」璞玉伸手去拿時，爐梅忙收起來搓成團兒藏在袖內。璞玉越央著要看，爐梅越笑著搖頭不與。璞玉焦躁，遂爬上炕來要搶，爐梅大窘，忽然沉下臉來道：「璞玉你是怎麼著！難道欺侮我們是外邊來的人不成？」璞玉見他真的生了氣，忙鬆了手，回到炕沿上坐了。看爐梅玉面泛紅，櫻桃含嗔，兩座春山緊蹙，一雙秋水漫關，盛怒作態之狀，一如海棠搖風，梨花鬥雨。璞玉看的忘了情，只是呆呆的瞅著出神，也不言語。爐梅看他呆坐無言，形如木雞，噗哧一聲笑了，道：「還不走你的，只管纏著怎麼樣呢？」璞玉笑道：「我不但不出去，偏要坐著氣你，不但坐著，還要在這裡睡覺呢。」說著脫了上面套的珍珠襖來，推過方枕歪下了。爐梅遂下了炕，憤然啞道：「慢說你睡，就是死在這裡也是你的家，與我甚麼相干。」說著摔簾子走了出來。這時外間屋裡卻進來了些人，一個笑道：「爐姑娘為何又生氣了？」爐梅笑道：「就是那個璞玉罷咧！動不動就來氣人。」又一個道：「理他呢。」先問的象是德清的聲音，這說的又似聖如的光景。璞玉忙坐起來，從榻扇上的玻璃窗朝外一望，外間屋裡滿滿一屋人，原來德清、熙清、聖如、琴默眾人都來了。璞玉且不作聲，又躺下來，聽他們說甚麼。又聽熙清道：「終究為了何事？」爐梅道：「人家寫的字，也不管使得不得就來亂搶。」琴默問道：「你又寫了甚麼字，那般藏藏掖掖的？」爐梅笑道：「昨兒賁姑太太不是說十五日是老太太的生辰，夜裡又是燈火節，大家要作些詩謎作樂？因此，我昨夜想了一兩樣，方欲寫出來，還不曾寫完，他就來混攪。」璞玉在裡間聽了，猛站起來，不等他說完，唵的跳出來喊聲：「該！該！」眾人倒都吃了一驚。德清啞道：「瞧！又在這衝衝撞撞的起來了，我們只

當是走了呢。」

熙清問道：「姐姐們可都準備好了？」聖如笑道：「我們太太雖老了，倒有興頭，今日一早就叫我出幾樣，我這會子正想不出來呢。」璞玉道：「這也無須講許多文章，忒深了老太太不喜歡，也未可知。」琴默道：「作詩謎，文章不修飾一點，還有甚麼趣呢，只是深淺相雜，雅俗共賞就是了。」爐梅道：「但不知在那裡準備好？」聖如道：「我們那裡倒是極好的，不說是自大後天十四日起唱戲嗎？若是這裡本家太太小姐們來，都還要見我們太太去，這樣那裡又不空閒了。」璞玉聽說要唱戲，不覺越發狂喜起來道：「若是那樣，這裡也似不可，倒是德姐姐他們的憑花閣妥當。」爐梅笑向璞玉道：「適才你不說淺些的好嗎？那就你那天晚上說的『達蘭太老漢單布衫』之類的好了？」一語說得眾人都大笑起來。正商議如何準備，介壽堂的丫頭們來請吃晚飯，大家遂到老太太這邊來了。

且說賁府內外人眾，又一齊忙了起來。十三日那天即在介壽堂院內唱了幾出小戲，十四日早晨便將介壽堂的門窗榻扇盡皆撤去，懸上了一色彩穗宮燈，廊簷下兩旁廂房內及遊廊中，掛滿了洋綢或玻璃、葛紗作的花卷和紙糊的各色燈籠。正堂內擺了筵席，各坐旁邊，皆設一小幾，上置瓶爐三事，爐內燃著上用百合宮香，幾下放了時新花紋小盆景兒。又在洋瓷小托盤內擺了各種古窯茶盅。各色花瓶中插著歲寒三友、玉棠、香桂等新鮮花朵。正中坐旁，設一精巧洋漆小幾，上放茶盅、嗽盂、唾盒、眼鏡等物。賁侯頂戴花翎冠，身穿朝服，領著璞玉進來請了老太太的安，又親手扶著老太太請出裡間來坐了。

當時戲台上織樂噉嘈，羅鼓噉嗒。賁侯獻了壽酒，眾人一齊拜賀。賁侯在東邊一席上一個人西向坐了。西邊席上是老太太的幾個老妯娌和上了年紀的媳婦。下手一席上鄂氏太太、賁姑太太、金夫人相陪入坐。老太太又從裡屋叫聖如、琴默、爐梅、德清四人出來，坐在自己席的兩旁。裡間有熙清陪著本家幾位姑娘坐下，大家入席，便停樂開戲。頭一出唱的是《福緣善慶》。璞玉只在賁侯跟前捧著銀盃斟酒。賁侯側身坐著和眾人說笑了一會子，看戲。老太太取出眼鏡來戴上，往戲台下看了一會子，又向妯娌們和鄂氏笑道：「我老了，只覺骨頭痛，請恕我失敬。」遂叫秀鳳過來坐在矮腳椅子上，執美人拳捶腿。待酒過三巡，菜上五道，賁侯起身暖了老太太的酒，又到對面席上勸酒，老夫人們皆起身陪笑相讓。老太太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著要去不是？」賁侯忙欠身笑道：「外頭也有客人，想去照應照應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也五十開外了，也不必在這裡久待，出去照應一會子客人，回屋歇息去吧。」賁侯一連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又說了幾句話，便側著身子走出去了。這裡璞玉放了酒壺，狂喜異常，蹦蹦跳跳的跑進裡屋去了。老太太道：「你瞧！他老子一去，就像出了籠的鳥兒似的，也難為他，我的兒站了這半日可也餓了。」說著，從桌子上取了一碟兒餛飩，命給璞玉送去。

當時，聖如、琴默等因在老太太跟前坐得發悶，早已一個一個溜走，到裡屋玩去了。見璞玉進來，琴默道：「來晚了，這裡沒坐處。」璞玉道：「好歹坐一坐歇歇腿，站了這半日也夠累了。」聖如挪了一挪身子向德清道：「姐姐稍動動，讓大爺坐坐，怪可憐見的，腳也快凍了，也未可知。」德清便騰出個空兒來，叫璞玉坐了下來，璞玉遂笑向爐梅道：「你們不理我也罷了，也有想著我的姐姐妹妹呢。」爐梅扭過臉去全不理睬。

當時戲台上正唱完了鄂氏太太點的《郡縣聚會》。又唱賁夫人點的《玉鏡台》，小生溫嶠抱著鏡子上來歎道：

弱冠未諧中饋選，繡襖紅絲尚未牽，瓊樓美人多婉孌。我欲將白璧種藍田，只恐月下書難檢，紅葉題詩誰與傳，空懸念。怎得那吹簫秦女跨鳳乘鸞。

德清道：「這人也忒沒意思，無故的只管愁甚麼。」爐梅聽了，哼了一聲，扭過臉去道：「也沒個劉晨、阮肇似的可憐他的姐妹，他又如何不愁呢。」璞玉知他奚落自己，不覺紅了臉，心中不自在起來，又看聖如時，倒象沒聽見似的談笑自如，全不理會。一時，唱罷這一出，接著又唱金夫人點的《鄭詹打子》。聖如一邊替璞玉磕著瓜子，堆在他面前，一邊向璞玉道：「因我愚昧，全聽不懂這戲文，好兄弟你講給我聽聽呢。」璞玉便歡喜起來，指著那戲台上挨打的鄭元和道：「那般打他是極應該的，那鄭詹捧著看了他那蒼白了的鬍子，生氣說的話中有一段戲文，叫做『得勝令』，唱道是：

我指望你步青雲登高第，卻原來裏烏巾投凶肆。廣寒宮懶出手攀仙桂，天門街強出頭歌蒿里。你曾讀書史怎不知廉恥？我鄭詹積德門閭，養這等習下流的不肖子。此誠為父者血淚之言也。」剛說畢，琴默即指著璞玉道：「這正是說你的話了。」說的德清等眾人都大笑起來。

老太太在外間屋裡聽他們笑，遂笑向賁夫人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們姐妹們倒比我們這裡熱鬧，我們如何這麼呆坐著，你們也該多勸二位太太的酒才是。」金夫人即忙起身依次更盞。當下有賁府二管家馬住至階下捧過載戲單的象牙笏板，遞給回事的舒二娘，獻到老太太前來，老太太道：「這會子給姑娘們看去！這戲起的忒穩了些，不熱鬧。」舒二娘領命跨進榻扇裡來，舉目看眾姑娘，不知先給誰的是。若論客人，姑娘們中，雖是聖如居長，但他出於老太太，到底近些；論實在的客人，倒是琴默、爐梅，所以即遞給琴默了。

琴默讓過眾人，因已聽見了老太太剛說的話，遂點了四出連唱的《九里山》。舒二娘又遞給聖如時，聖如道：「日已過午，想來老太太也乏了，早些散了歇息才好。」舒二娘笑道：「時候尚早，老太太還很高興呢，姑娘須得賞兩出才好。」聖如無奈，只得接過來，遞給爐梅，讓他代點。爐梅遂點了一出《煮海》和一出《百歲團圓》。再請別的姑娘們點時，大家都道：「天也短，這也夠唱了，不是還有兩天嗎？」舒二娘遂出來，交與馬住去了。

馬住交給了掌班。這戲班子叫「筭歲班」，都是新教習出來的十三、四歲的孩子，唱得很精巧。唱《九里山》，自韓信點將起，楚霸王出戰，張良吹簫，別虞姬夫人，直唱到烏江被困，只見盔甲鮮明，干戈閃光，鑼鼓齊鳴，喊殺鏖戰，真是令人目眩身顫，熱鬧非常。不說上下、內外男女出來看的人很多，老太太也戴上眼鏡看起來了。